

我 失
相
信 败

陈
文
茜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我相信失败 / 陈文茜著. —北京: 九州出版社,
2015. 12

ISBN 978-7-5108-4149-1

I. ①我… II. ①陈… III. ①访问记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IV. ①I253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6)第009298号

我相信失败

作 者 陈文茜 著
出版发行 九州出版社
出 版 人 黄宪华
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甲35号(100037)
发行电话 (010) 68992190/3/5/6
网 址 www.jiuzhoupress.com
电子信箱 jiuzhou@jiuzhoupress.com
印 刷 天津市豪迈印务有限公司
开 本 810毫米×1120毫米 32开
印 张 9
字 数 250千字
版 次 2016年3月第1版
印 次 2016年3月第1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5108-4149-1
定 价 38.00元

★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★

序言

他们献给青年的人生短句

陈文茜

我相信，失败。

我害怕，成功。

这两句话乍听起来皆有点荒谬。但在人生路上，“成功”永远只是人生长路中的一段，而且是“相当差劲的老师”（Bill Gates语）。无论你的身份是企业家、政治人物、国际舞者、大作家，或是千万亿万人迷的演员、创作歌手；失败，会教导你一些事；成功，反而会误导你做错许多事。所有舞台的灯光在结束时都会熄灭，所有“努力”“侥幸”“机运”得来的“成功”，未尝不是如此。

“中天青年论坛”自2012年举办至今数十场，每一位台上主角叙述每一段他或她的故事，都是从“苦熬”开始。林怀民从世家父亲不能认同的“男舞者”角色开始，挣扎他的舞蹈梦想，创立“云门舞集”，解散了，又再站起来，至今虽名满天下，但他还是一个背包，搭着捷运，一身简便黑衣，偶尔围了一条长辈赠送的舒适围巾，缠绕保护他的脖子，那是他生

命硬颈的象征。他鞠躬，但不会在艺术创作上打折扣，在追求创作的完美路上，他永不低头，永不轻率。云门至今四十年了……每一支舞，重编、突破，细节到每一名舞者手与脚抬高的角度……都没得妥协。

许芳宜刚获得马莎·葛兰姆舞团录取时，还不会英文，也不知如何打国际电话向父母报喜讯。在纽约街道她无意识地走过来，又走过去，最终站在林肯中心旁，喜极而泣。舞者以熟悉的脚趾不停地行走，交互来回，告诉自己，那么遥远的梦想，那么大而冒险的冲动，一切竟已成真。然而她的哭泣，没有终点。黄皮肤及东方人的身体，使许芳宜最终在舞团中登上了“首席”，登上了《纽约时报》艺术版头版，但仍无法站上主要舞台。她曾大哭，不服气地问自己“为什么”，最终擦干眼泪，决定离开“庇荫”的国际大舞团，再度冒险地与世界一流编舞家合作，单独闯荡国际舞台……那个代价是：她往往一个月跳三支不同的编舞，往返飞行几十个城市，舞台上精准完美演出后，在深夜浸泡乌青受伤的脚趾，然后第二天天未亮，提着行李，又一个人孤单奔向机场，走向下一个舞台。

蒋勋几度人生更迭，从母辈到自身，从痛恨故乡奔往巴黎，到香榭大道上他居然闻到台北大龙峒泥土的味道。乡愁带他回来，乡愁带他投入《夏潮》，一本当时台湾唯一反省资本主义主张民主改革的杂志。他曾因此失去教职，但也随着时代变迁，被“体制”逐门的他，又荣登“时代宠儿”“美学大师”……或许这也是为什么他比旁人更体悟“舍得”与“舍不得”。

严长寿总是笑的，他中学学历，靠自读英文、主动加班、贴心为主管送电报……勤勉细心努力等硬功夫……让他爬上人生“高峰”。罹患癌

症之前，他早已投入公益工作；罹癌之后，他可没有怨天尤人，恐惧死亡，反而是更珍惜仅余的生命。严长寿把什么皆搁下，在台东山区“租房”，一点一滴从事“公益平台”。看到时局纷乱，他说真话，不附和庸俗之见，然后告诉天下父母、提醒青年：“愤怒”改变不了人生的困境，“爱孩子”不是提供随时空降的“保护伞”。“改变”，从此刻“开始”。

访问刘若英、阿信那一回，我刚从美国开刀回来，听众大爆炸，身体虚弱。中天电视台换了一个场地，音响未曾现场测试。于是那成了一场“口语交谈”。阿信听不见我的问话，我也听不清阿信说什么。只有奶茶刘若英静静地坐在我们中间，她的谈话、她的声音在那一场如此清晰。年轻时她梦想的一切，都得到了，她仍然在阅读，永远提醒自己，出道时某位导演残酷的忠告：“你，不够美丽，所以要更努力。”

五月天成团之前，阿信待过地下乐团，他提到当时我帮他站台的点滴，而同团马莎的妈妈在我访问阿信前，则告诉我儿子加入“五月天”的往事。“他们在学校时那么相信自己，兴奋地唱着、演奏着……而每次我离开，想着他们可能空白的未来，转身回家的路上，总是流着泪……”

周杰伦是我们访问的几位天王中，最“紧张”的来宾。他觉得自己该回台湾鼓励失落年轻人，因为自己也曾无路可走，可他又不知道、不确定我会问他什么。那一夜我穿着皮裤、戴上深色方形墨镜，周杰伦有点“相信我”又有点“手足无措”。上台前我们简短聊了天，当我告诉他一位杰伦迷留言“你陪我长大，我们陪你唱到老”时，他立刻稚气地乐起来……一个人会长时间“成功”，大概就是他始终未忘“初心”，始终“战战兢

兢”……

而在这本“青年论坛”选辑《我相信失败》里，我把蔡康永放在第一篇，潘石屹放在结尾，他们的人生皆曾亲历或目睹何为“大起大落”。请读者慢慢细读体会他们因此参悟的特殊智慧。所有参与论坛的来宾，除了场地舞台上提供一杯水（周杰伦喝了三杯）之外，皆未取分文。为什么？因为无论他们在哪里出名、多么红遍大半北半球，拥有多少千万追逐粉丝，有一根线始终拉着他们——故乡。他们希望自己的某些感悟可以回馈给故乡的青年，或者每一个他们曾遇见的生命。

这些话语，都是他们掏出生命回忆、感悟之下献给青年的人生短句。

一个人活着，无论老去还是年轻，不知道如何“快乐”活着、“珍惜”活着，其实都是辜负了生命的意义。收录于下一本选辑《我害怕成功》的“青年论坛”来宾李开复，他当时已罹患淋巴瘤第四期，我和他对谈，人生最大的转折点与反省，不是拿了全美最Top的资讯工程博士，或者成为Google中国区总裁，而是获知罹癌那一刻。淋巴遍布全身，因此淋巴瘤是最难根治的癌症之一。李开复感觉异状，照摄像检查时已经“满腹经纶”，满肚子的癌细胞，在正子摄影下，亮晶晶的。那一年是2013年，他才刚获美国权威杂志颁发的“百大思想人物奖”，带着自嘲，李开复说：“还很高兴跑去美国领奖。”没多久，2013年告诉李开复，他得到的最大奖项是：“淋巴瘤，第四期”“毕生不能根绝”。那一年，他五十三岁，离“青春”一段距离，名片上Apple、Microsoft、Google前全球副总裁、中国区总裁……没有一项头衔救得了他。“癌症面前，人人平等”。那一年他开始反省自己的人生，真正有了最深刻的

“创新思想”，除了养病之外，他把大多数的时间留给家人。那个每天滑啊滑的手机，偶尔玩玩，彻底失宠，不像往日寸步不离。曾经一天发二十条微博，夜里回三次Email……李开复说他曾自豪的“效率”，现在变身为亮晶晶的肿瘤在他的肚子里。

“青年论坛”几十场下来分好几个重点，其中我们总是会谈到“青春”的定义。什么是青春？二十到三十？十五到二十五？二十至四十？依照日本文学家三岛由纪夫的定义：青春就是未得到某种东西的心理状态，于是形成渴望，形成憧憬，形成可能性。尽管眼前埋伏广袤的原野和恐惧，尽管还一无所有，但在幻想中，却感觉自己拥有一切，那就是青春。

所以，青春无关年龄，有关恐惧和计算，有关安逸与逃避。因此若你才二十，已没有了幻想，你的人生其实已经没有了青春。若你已六十，你仍在创新，仍想改变拥抱新的生活方式，你还“青春”！我常常看到“不快乐的年轻人”，心疼也心憾。青春多么珍贵，一去不复返。对我而言，“最贫穷”的青春，莫过于怠慢。怠慢拥有人生最美的青春，怠慢可以闯荡天涯的机会。

或许此刻“青春”的你正接收生命从开始萌生到稳健成熟这期间的种种苦恼、挣扎、失望、贫穷、焦虑、怨仇和哀伤，但你也容纳了它们的欢乐、得意、胜利、收获和颂赞。生命的过程本来注定是由激越到安详，由绚烂到平淡。一切情绪上的激荡终会过去，一切色彩喧哗终会消隐。如果你爱生命，你该不怕去体尝，甚至珍惜那激越绚烂的快感。

罗曼·罗兰有句惊人名言：大半的人在二十岁或三十岁，“就死

了”！因为人一过这个年龄，他们只变了自己的影子。以后的生命不过是用来自我模仿的，把以前年轻时代曾经说过的，曾经做过的，曾经想过的，曾经喜欢的，一天天地重复，而且重复的方式还越来越机械，越来越荒唐走板。

在已错过青春的人眼里，青春是无限的可能；在困守于青春、茫然愤怒的人眼里，青春是一种缺陷。人们初次品尝青春滋味，并不知道只要抱持幻想，贫穷的滋味也是甜的，而永远离别青春后，对青春的渴望、遗憾、追念……那个滋味，即使坐拥财富，还是苦的。青春是一棵树，只有爱与希望才能成为它的根，扎扎实实地扎根入土里，智慧与愉悦的枝叶，才能使你的未来人生招展，无论是面对风雨还是身处蓝色天空之下。

愿你永远青春。

感谢所有论坛的主角们，感谢中天电视台，感谢出版社的用心。

目录

序言

陈文茜 × 他们献给青年的人生短句

蔡康永 × 给年轻人的短信	001
周杰伦 × 失败给我的礼物	035
刘若英 / 阿 信 × 我相信	063
严长寿 × 如果我还年轻	095
林怀民 × 把电脑关掉	113
蒋 勋 × 少年台湾	155
罗大佑 × 太凝重	193
许芳宜 × 走出去	207
潘石屹 × 别怕	239

蔡康永

×

给年轻人的短信

如果发现跳错了某个步子，就当是舞蹈，而不要觉得自己丢脸

我跟自己说，你要一次又一次地抛弃那个已经熟悉的世界

应该把人生起伏，当成必然的节奏

陈文茜：你说，人生如果踏错几步路，就把它当成跳一支舞。

蔡康永：我想，文茜跟我，人生都经历过一些很有趣的片段。有时事后回想起来，可能会觉得犯了一些错。各位其实跟我们一样，常常都要面临一些困惑，或是很难抉择的时刻，过了几年回头看，觉得当时好像做错决定了。如果发现你跳错了某个步子，就把它当成是舞蹈，而不要觉得自己是丢了很大的脸，我觉得那样会好过一点。这是我给自己的解脱之道。

陈文茜：我回台湾快十九年了，回来后没有多久就遇见蔡康永，这几年看着康永历经各种不同的角色。他写文章，有时他的文字里会出现陀思妥耶夫斯基、屠格涅夫这类，但是，他写出来的文章，居然叫作“挖鼻孔要靠自己”？

蔡康永：对。有阵子我对这件事情很有体会。去剪头发时，都会请理发师帮忙掏耳朵，我跟朋友聊说，怎么只请人家掏耳朵，为什么不顺

便掏鼻孔呢？后来朋友说那我们来试试看，互相帮对方挖一下鼻孔。结果发现，把手指头伸进对方的鼻孔以后，不知道要往哪个方向转动，研究了一下，无功而返，手指头退出了鼻孔。然后就得出这个结论：挖耳朵可以靠别人，挖鼻孔要靠自己。

陈文茜：我很喜欢给自己做各种不同的造型，还有一个人也很爱给自己做造型，就是康永。蔡康永有好几个面向，你喜欢让自己百变很多角色？

蔡康永：是。讲到造型，我感觉华人演艺圈里，有时被规范得比较死板，尤其是男生，在很多典礼上看到的男明星，大部分只走帅气路线。我当然不用妄想帅气这件事情，所以反而可以很放松地做奇怪的造型，因为我觉得幽默感很重要。

其实就是一种想恶作剧的感觉。我觉得这件事情在华人世界里有点危险，因为很多公众人物幽默感若掌握不好，就变得很恶俗，或很让人觉得不舒服，可是如果完全没有幽默感，又好像变得很古板。

陈文茜：我这辈子最认真、不得已看京剧，是被蔡康永害的。

蔡康永：那一次很有趣。当时有剧团来台湾表演，我请爸爸去看戏。因为爸爸很欣赏陈文茜，我就请文茜一起去。她当时大概也很为难，不好意思不答应。爸爸看到陈文茜在，当然非常高兴。我还很细心地为文茜选了一出跟政治有关的京剧，有各种绿脸、黄脸、白脸、黑脸、红脸，整个过程中，我不断跟陈文茜解释每一个脸谱代表什么角色个性，对应于台湾政坛又是哪一个人之类，希望她

不要觉得那么无聊。她大概也体会到我的苦心，勉为其难地陪着我们看了一晚上的京剧。

京剧就是今天的戏剧，清朝时进了京之后变成京剧，其实起源是徽班，大部分人可能会把京剧跟昆曲当成很类似的事，其实不太一样。相对于昆曲，京剧非常讲究娱乐感，两者的差别在于京剧有非常大声的节奏乐器，像锣鼓。一般昆曲的角色出场，大概是随着笛音，慢慢地飘出来，可是京剧人物出场时，非常讲究让观众精神为之一振，“铿锵、铿锵、当！”一亮相，观众就会说“好”！所以京剧是非常希望观众热情参与，而且能够一再发现舞台热情的一个剧种。

我大概十岁左右，周末经常被爸爸带去中华路国军文艺中心看京剧。我发现京剧很好看，因为有很多杀人、放火跟通奸的剧情，还有负心汉抛下女主角，女主角变成鬼之后又回来抓他这类非常精彩的故事，或是包青天把陈世美推上虎头铡，铡成两半，都是很刺激的戏。后来回想，才发现爸爸对我的教育很古怪，从小就让我看杀人放火、通奸、贪污这些内容。

陈文茜：爸爸跟你年龄差几岁？你念大学时妈妈走了，爸爸是在你三十几岁的时候走的？

蔡康永：爸爸五十多岁的时候，我出生。爸爸走的时候，我在做《真情指数》，他没有看到《康熙来了》这个节目，不然我想，我爸可能会很错愕吧。

我在台湾做的第一个电视节目是在TVBS—G创台时期的《翻书触

电王》。那时候小燕姐找我主持，说要做两个节目，一个读书节目，一个电影节目，我建议并成一个节目，介绍书同时又介绍电影，更重要的是，我要介绍漫画，因为我觉得大人对漫画有很深的误解。

当时有一集请王建煊当特别来宾，录像的观众是台大漫画研究社的同学。介绍一套漫画《墨攻》，讲诸子百家的墨子，后来还拍成电影。我觉得那套日本漫画把墨子的精神阐述得非常精彩。

王建煊当时说，他完全不懂为什么要看漫画，十本漫画里面讲的事情，比不上论文里面一页讲的事情有意义。他讲了这段话，台大漫画社为之哗然，当场就跟他辩论了起来。第二天上了报纸，不是上娱乐版，是上政治版，意思是政治人物不懂漫画这件事情。

那时爸爸觉得他看不懂我在主持什么，因为我爸爸他也是不看漫画的，虽然他很高兴儿子上了电视，可是他不懂我在干吗。所以，后来我主持《真情指数》，他非常高兴，因为访问的都是达官贵人、社会贤达，像是总统、诺贝尔奖得主、企业家，他就比较放心一点。他就是在这个时候离开的，我觉得他很放心，如果他后来看到《康熙来了》，应该又会觉得很不安吧。

陈文茜：听康永讲爸爸离开的事，我觉得他有一种本领，可以把他人人生里逆风的事情、有一点悲怆的东西，找到不同的看待角度。

蔡康永：中国文化其实给了我们很多看待死亡的角度，不管道家还是佛家，其实谈很多。可以把死亡当成人生的一部分来看待，而不是当成人生以外的事情。

我刚回台湾时，台湾有一本书被禁了，日本作家鹤见济写的《完全自杀手册》，书里介绍各种有效率的自杀方法和细节，比方说，如果你在日本撞地铁自杀，你的家人要负责赔偿地铁公司，所以想要这样自杀的人，应该考虑家人能否负担这样的财务等问题。这本书出版时，作者很明白地说，他认为一个可以自己安排的、有效率的死亡，是一个完整人生的重要部分。如果你人生都安排得非常好，可是死亡却被别人安排得乱七八糟，就像我们两个现在对谈聊得很好，可是到结尾的时候，猝死，竟然由别人来帮我们做结局，就会觉得很烦。

当时《完全自杀手册》在台湾引起了很大争论，很多学者不喜欢这本书带给青少年的影响，觉得鼓吹自杀风气。当时唯一愿意上电视去替这本书讲话的，只有我一个人。这几乎是我上电视的开始，因为找不到别人愿意介绍这本书，就找我去。我很热情地推荐这本书看待死亡的态度，我觉得一个好的死亡，是一个好的人生必备的一部分。一个好的人生，结果有一个烂的死亡，不是一个理想的事情。

中国文化其实有那个渊源，有足够的养分来面对死亡，可是不知道为什么，到了我们这一代，却变得非常乡愿，不愿意开朗看待死亡这件事。我很感慨，大家这么害怕死亡这个题目，却没有能力开朗地面对这件一定会发生的事。提到父亲或者母亲的过世，我觉得，如果有一个足够完整的态度去看待这件事，其实它完全可以纳入你人生的脉络中，而不用把它独立开来，当成一个阴暗

的或者沉重的部分。

陈文茜：白先勇从小在一个很沉重的家庭长大，深深地影响了白先勇的创作。蔡康永也被这样一个家庭影响，当然背景不完全一样，可是有点类似。丁雯静拍了一部纪录片《太平轮》，蔡康永的父亲就是太平轮的公司负责人。太平轮是一个很大的悲剧，可是到最后，蔡康永转换出来的不是玉卿嫂，而是转换出“挖鼻孔要靠自己”跟《康熙来了》。我觉得这个转换过程有其道理，有其过程也有人生态度。这件事情对你的家庭、对你父亲的影响都很大？

蔡康永：与其说是太平轮，我们应该把它解释得更广泛，就是一个老派的上海家庭，来到台湾之后，家庭里所弥漫的气氛。对此，我其实有想过，不是完全没有自觉的。从小生活的气氛，让我觉得好像在过二手人生。小时候，爸爸只要在家里请客，桌上如果端上来一条黄鱼，爸爸吃了一口，就会说这比在上海吃到的黄鱼差了大概三倍。如果去看京剧，白蛇可能从两张桌子上面翻下来都非常成功，我们鼓掌叫好，我爸就会叹一口气说，上海的白蛇都可以从三张桌子上面翻下来的。每次听他这么说，我就觉得自己好像在过一个很次等的人生，什么东西跟他的比起来，都是第二级、第三级的，都是当初那个美好范本的一个不良翻版。

还有一件事对我影响很深。有一次，我爸带我去吃冰淇淋，遇到一个驼背的老太太，爸爸跟她打了招呼。等老太太离开后，爸爸跟我说，那是当年青岛第一美人。我说她已经是像虾米一样的人，竟是当年青岛第一美人，这让我非常受不了。白先勇的小说